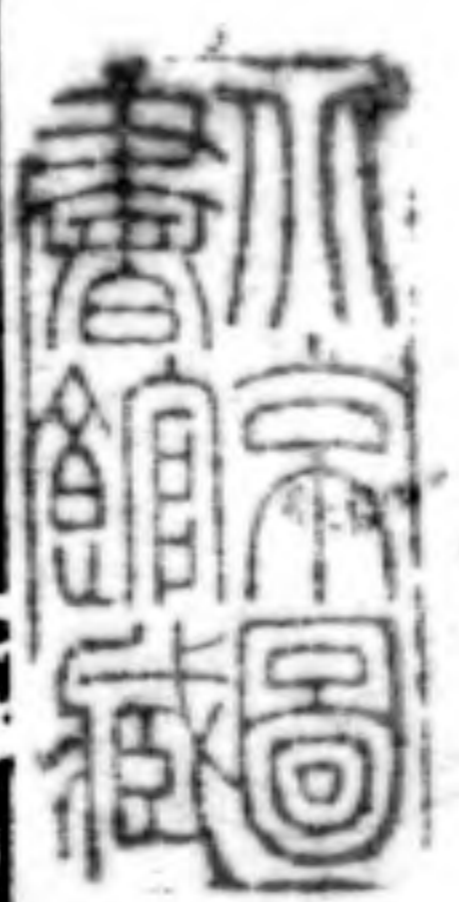




瓶花齋集卷之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



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略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竒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竒屢試輒蹶中不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

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竒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竒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



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咲如水鳴峽如種  
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  
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  
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  
擬損寸不以議論傷格韓魯之流亞也文長既  
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  
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  
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  
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  
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  
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  
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  
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竒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  
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  
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  
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竒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竒于人竒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竒者也無之而不竒斯無之而不竒也悲夫

###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濶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晝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湯作



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名而飲之童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啖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擰擰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恠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荅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荅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園



闡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人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



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  
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  
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  
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舍  
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庸得一官不能博  
半尺顰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  
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  
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執臨別手書狀一通乞  
余一言以傳余謂婦人夫行首節書婦者書其

可也其他不必言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  
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  
相夫訓子啟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  
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即不勝傳是大節反  
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  
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  
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  
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為孀  
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



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筮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孀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其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於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



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  
即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亂鬚色若繡鐵嘗從  
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廻見  
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  
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  
日家方煮膠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即忘之案  
上為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  
僮僕突間為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  
人大笑仍與他酒一餅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  
煖即飲偶為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呆  
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  
闕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  
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  
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  
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  
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  
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



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徃徃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門人

袁沛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瓶花齋集卷之八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艸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饒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



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為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

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艸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艸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濶者為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為下虫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蓑



衣肉鋤頭金束帶齊齋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  
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  
頭香色膈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  
芟肉蘆根蟲斲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  
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虫內熱用荳芽尖葉  
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  
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織  
悉必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  
雖蟣虱蠨蠸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 鬮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  
彼此鬮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  
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挾其  
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鬮試之良然余  
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  
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 鬮蛛

鬮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



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窓間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鬪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窓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已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已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擰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

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鰲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席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鉄嘴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  
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  
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  
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  
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  
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  
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  
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  
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  
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馱  
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  
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  
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  
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  
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門人

表泚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花齋集卷之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叅禪世豈有叅得明白的  
禪若禪可叅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鑿眉  
橫皆可叅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叅而不鑿  
眉不以不叅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叅而不明明



矣

荅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西鄉往來甚密西鄉聰明可人至其老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西鄉心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西鄉以為然邸中無事日與永祚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即歐公詩亦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

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奧恍惚變化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悅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為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儻也公然侈為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為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

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虫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執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于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為了若以不疑為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為了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俱謂



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為怕痛也痛可怕死  
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  
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  
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  
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以怕痛怕  
黑夜為有礙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  
證聖與一切人之為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

哉小說載一擔夫為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  
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  
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  
在聖僧具天眼者即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  
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  
萬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  
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  
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  
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飢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游冶兒西鄉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

甚妙甚妙僕謂官與冶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即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冶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



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  
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  
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肅愍王文成輩文章  
之燦爛若比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尚不敢與  
有宋諸君子敵遽敢望漢唐也徐文長病與人  
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為近代高手若開府為文  
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為叙其詩而傳之為  
當代增色多矣

又

所謂佛即官也即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  
免於佛亦將求免為客生耶須知客生無成無  
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即者猶是方便說法不  
得已之辭譬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  
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別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  
友往還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  
兄弟然畢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



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  
之矣校文之職此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  
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詰千篇一律看  
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  
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  
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  
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  
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為  
摧折忍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  
從行而知畏也汪叅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舊  
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  
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  
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  
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  
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答吳啟之司理



往曾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  
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  
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決  
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  
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剝薊酒雖貴時亦有  
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八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踈濶  
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踈

密為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必  
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  
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  
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  
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  
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  
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以事之暇東南佳山水  
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閭亦投  
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達及硯石支硎諸山



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母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為竒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章為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媪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疎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為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為糊口計只乞得



一片寒氈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其妻  
子及門之後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為  
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  
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執樂亦不減閣  
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  
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  
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

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  
意見為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  
甚領略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  
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  
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  
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邃驟  
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義  
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  
皆古今所艷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  
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  
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  
中人士為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  
弟真齡皆真實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  
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  
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  
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  
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丈石壁及一二措  
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略可知矣

蘭澤雲澤兩舛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  
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  
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  
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  
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  
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舛雖居深山實享天宮



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鱗  
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  
間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  
不顧明矣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  
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  
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尚在  
房中爭床第間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

鬻子為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  
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  
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  
月不見面往食后之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  
餅餌不減仙厨寺院雖不聞遠勝於訟達僧雖  
無可與語雅於因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  
多以為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  
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  
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略定大約  
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  
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頑然一岡矣碧雲  
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為方塘濶濶而砌小渠從  
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  
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  
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  
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  
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  
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為奇絕紙畫不及描  
寫容另致之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  
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為道人而已  
兄此時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荷蘇合之  
丸而市蝓蟻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  
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容



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月頓成往跡  
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分俸過侈窮官那得  
不拜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  
者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  
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  
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  
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字

間自有此一種竒觀但恨今人為先入惡詩  
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  
杜而超脫變恠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  
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起謝公有詩料餘子碌  
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  
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  
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

與無念

丘大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



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  
分身說法不然何傳者之不一也

寄揚島棲

卓叟既到南想公決来接弟謂老卓南中既相  
宜不必攬掇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  
弱侯老師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  
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巾簪勢不相容老年  
人豈能堪此願公為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答張東阿

讀隄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大  
非隨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  
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  
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  
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為不必法沈宋李杜  
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  
越千古也兄大真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  
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肯為補足之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為托不意命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之苦不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即近日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姬病死未免作惡去役匆匆不暇他及

又

與諸大將校射即語也有能勝我者即大可與

語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何語哉近日無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杯酒往來覺無絲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閒日不覺身之為客也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三明春若無他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上人同聲喝采亦自竒快不知并州兒之樂於



不肖何如也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辟如乞兒持殘  
羹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答張東阿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為  
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  
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為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  
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笥  
者今以付木尚未卒業一窮廣文騎款段長安  
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虫每  
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葦面皸皮裂碎  
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  
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  
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  
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



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於筵宴二苦也歌兒  
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軋硬三苦也又楚  
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  
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為愁如仲宣子美  
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為俗所移耶

與李子翬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第一歲之內三  
腸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  
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  
室之內所見非焚香面佛即垂髻安禪者世間  
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  
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  
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  
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臾究竟無生失官得佛  
兄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品  
格如此不免忌者之口寃執弟謂進之縱不得



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為蚓為龍誰  
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  
頭詩竒進白肌元骨世人救錮已久當與兄併  
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  
之毒然一呼即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醜  
殺尚自以為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  
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  
投合也兄聞報便當北發携家眷從陸為便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  
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  
目鬚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  
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  
一城皆以報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  
與七賢之數小刻較前稍有增定寄上請教天  
氣稍溫旆旌可比良晤有期不多及

門人

袁升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瓶花齋集卷之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答李元善

即子鬚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  
迴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第時時形於夢  
想者京師此時霜風尚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  
毛非厚貂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



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  
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結  
蟻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為臭穢勿之恤也家兄  
近作此徃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  
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寃搗鈍賊之巢  
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  
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  
其流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為一莊如  
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餅史十三  
卷餅史者記餅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  
牡丹志之類最為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况  
止此而已餘非所知故不贅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為真哥取親已行聘否  
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  
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窻倚甕實為  
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  
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西甥從何師何



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子全書世間書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甥年尚幼古文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葉坊刻時文看之不盡即韓蘇亦姑可緩也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蝟入殼強出拜容鬚眉皆冰手足僵冷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為琉璃光如來出世一

室之內墮指裂膚許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柰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席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尚無萌蘖花朝之夕月  
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  
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  
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  
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搗杵相應答殿上  
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拍之不驚  
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蒼陰沙  
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為樂未幾苦已  
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湍井枯條數莖略

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冬間  
閉門著得廣莊七篇謹呈教

與郝仲興

兩到門皆為闢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  
言婦雙眉威威若處鑊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  
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者以馬箠  
撻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為  
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為非愛公子亦不可今  
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為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



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  
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為我用之泉石也  
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囂虛如  
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來往平康間金錢如  
丘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  
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為遊客鬻房典僕之家十  
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

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破舊習  
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  
席而翼者至矣窮竒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  
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執楚人悍而喜亂今  
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  
使餓席不至於暴橫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  
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  
雖江河為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客冬閉  
門著書二種呈教



馮侍郎座主

宏道踈節之罪上通于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墻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逭萬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小擊雷門之鼓至於革絃床毀猶不足以懺罪一毫末也宏出宰不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唯讀書為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時論之險狹思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微和寡當今非吾

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垓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竒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鄙見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



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  
踈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  
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  
之列矣小刺七冊荒穢之甚謹呈上求削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  
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雷火愁者固  
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  
後一着為吃緊餘俱閒事也甥近來於此道稍

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懽喜退得一步即  
為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  
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即退也顏氏之學欲  
從末由始有些子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即退位  
也所行之事即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  
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媼綺能退而不作  
礙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  
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  
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尚寶亦云  
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  
圖改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  
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  
矣若為不南也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  
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

為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羸馬  
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水木輒翫竟日歸而自  
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  
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搔其鼻須  
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  
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踴躍如渴  
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  
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禿去華弱  
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



精神散緩甚伏此老為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即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決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踈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為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



菴樓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  
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尚楚人也公  
於楚中無緣柰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  
近中多閒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即圖改南  
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陶石簣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  
濶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  
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

讀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  
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  
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  
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  
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為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  
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  
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抵燕後家兄



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  
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  
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  
之蛙狂呼暴噪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  
然而蛙無是也兄大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  
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  
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奧心哉兄大過矣遠辱  
貺教慚慙之甚風便無恤好音小刻一卷伴絨

馮琢師

尚簿來有小啟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  
黃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續讀之躍然格外之論  
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  
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  
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  
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  
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為世道隘  
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



陳膚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丰標玉  
立恨相識未久未足盡其奧論家兄弟近作皆  
欲請教以還朝在即將面受斤削但不知行李  
以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寔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  
出已見決不肯從人脚以故寧今寧俗不  
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予呵罵唯李龍湖  
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

先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  
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  
鄙作而師寬其督責謬加獎藉是頑鈍之質尚  
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  
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  
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為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  
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



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  
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  
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恠獨一一  
作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  
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  
改弦易轍耶努力自愛無過苦慟

答王總津大司馬

宏道自為童子即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  
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既異世不可得

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擘畫  
真稍得聞時務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  
意入仕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  
微言緒論略見典刑柰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艸  
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某等之不幸也  
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  
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  
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丰標嶽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



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况可謂之入道與平倩近益精進但欠瞥地耳併聞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

衣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矣何貴為丈夫哉若不為所難為忍所難忍此即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



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為流俗所沉也如何

答王百穀

聞近况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  
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  
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  
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  
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  
乎青氊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  
不若山居之穩貼也涼鞋便可充遠遊履謹拜  
賜憶昔吏吳時曾向小平頭言及足下猶復記  
持不忘王先生真長者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肯不肖况味復似去吳令之  
日羈絏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欲如梅陶諸  
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羶趨蠅赴甘宦  
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為而又不可得一身  
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  
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為血



肉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寔在於此受  
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  
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為作  
之恐不能為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  
地為目今以音聲語言為目誰謂居士無目哉  
達磨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墻壁  
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

山心居肉團為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聞  
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  
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  
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  
可瞎與達磨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  
墻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磨直指人心者胡迂  
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  
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陶石簣



鄉僧某叅學頗力特來雲棲受戒更叅禮大居士求差別智願石簣以錢塘江為口秦望山為拂子為渠點破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棗栢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馱馬椿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耶淨土決愛看者多然白業之本戒為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為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



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  
拈便無今日見此子道理明日又見此子道理  
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  
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  
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  
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  
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  
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  
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  
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艸艸過日耳有  
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  
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  
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人  
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  
為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  
麼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



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嫉之我也。人，以我故慳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為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為迂也。

###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



即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輩從前亦坐此病望公刻却且將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為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汾

州普說一紙寄上幸細心看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其實可笑如村間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叅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徃徃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



行久久為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  
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  
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  
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  
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  
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  
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  
而禪遂為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

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  
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居士  
于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  
若復自以為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  
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  
書弟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閥尚未夢  
見况其與者近讀禰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  
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



大之與假門第飾虛詞者何異棗栢論華嚴宗旨一切俱以為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以為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之表耶抑無是事耶棗栢又云古來聖賢如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是人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為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語言巧作和會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竒觀西天目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竒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弟同鄉明日弟同年又明日弟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智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



甚深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未免添一  
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  
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  
途有分資糧早辦便為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  
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  
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為  
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臨書  
莽莽不文不次

瓶花齋集卷之十



